



# 一件蓝色夹克衫

□张绍琴

上世纪80年代中期,我在一所乡村中学读初一,十二三岁。家中兄妹四人,除大哥刚从师范学校毕业外,其余两个哥哥都在读书。父亲是一名石匠,经常在外打散工,挣点力气钱供我们读书,应付家中的日常开支,家境十分贫寒。

那些年,农村家庭的小孩子多是捡大孩子的衣服穿。三哥和二哥年龄相近,个子相差不大,他们穿的衣服多是大哥留下的。我虽是女孩子,穿的衣服大多仍是二哥三哥留下来的,衣服上常缀着补丁,颜色深深浅浅。冬日的寒风从教室的木窗缝隙和门缝侵入,透过薄薄的衣裳直抵肌肤,身上瑟瑟发抖,手和脚僵得生痛。我天生手脚笨拙,不会扎好看的辫子,母亲为了省钱,亲自动手给我剪成男孩子式的短发,加上看不出性别的穿着,显得十分怪异,我当时的窘迫和内心的自卑,羞惭等可想而知。

我的政治老师姓罗,二十多岁,个子不高,身材匀称,五官清丽,眼神温润,声音清脆而不失温和。她一定是看出了我的窘迫,某日放学后,她叫住我,让我跟她回寝室。进门后,她从衣柜中拿出一件极新的带拉链的宝蓝色夹克衫,让我穿上试试。那个年代,带拉链的夹克衫是极流行的款式,宝蓝色也是喜欢的颜色,我穿着刚刚好。她微笑着说:“这件衣服我穿起来有点短,你拿去穿吧。”我脱下衣服,她帮我折叠好放入手提袋递给我。我有点难以理解,这么好看的一件夹克衫,个子不高的她怎么会穿着嫌短?但她的语气温和而不容拒绝。我提着袋子回家,从此,那件夹克,如冬日的暖阳,照耀着我,温暖着我,包裹着我走过初中三年的寒冬。罗老师送给我的夹克衫不仅御寒,它更像一副镜



甲,护住了一个少女敏感而脆弱的自尊。我每次将拉链自下而上拉拢,穿上那件美丽的衣服,整个人便觉得被温暖和体面所包裹。

又过了一段时间,放学后,罗老师让我到她办公室一趟。我敲门进去时她正在批改作业。见我走来,她立即从书堆中找出一本书递给我,书名是《第二次握手》,作者张扬。书有些旧了,大约买来已有一段时间。她说这本小说很好看,是讲一名女物理学家如何从个人感情中走出来,献身科学事业的故事。她把书送给了我,我也被小说的精彩内容深深吸引。书中那种痛苦的爱情和爱情的痛苦,以及主人公对科学的深深热爱和献身精神,对一个有着懵懂情感和对未来有着无限憧憬的十三岁少女而言,那种吸引力更是难以言喻。

而今想起来,老师赠予我的,是两件多么珍贵的礼物啊:衣衫不仅帮助我抵御身上的寒冷,更维护了一个少女的自尊;书籍滋养着我的灵魂,帮我打开一扇窗,让我看到另一个更广阔的世界。

几十年悠悠而过,夹克衫和书籍早已不知去向,但它们早已镌刻在我的记忆深处,清晰如昨,温暖如昨。可以说,老师的爱和小说中的爱塑造了我灵魂的底色,让我成为现在的我——一个热爱生活,也被生活热爱着的像罗老师一样的温润的女子。

师者,传道授业解惑也。罗老师以一件蓝色夹克衫,温暖了贫困学子的身心;以一本好书,点燃了一个内向自卑的十三岁女孩的梦想。难道不是课本之外的传道授业解惑吗?师恩似海,铭记于怀。

(作者系重庆市綦江区作协副主席)

## 童心

□赖永亮

记得有位教育家说过,孩子的心灵最是通透,谁待他真心,谁待他假意,那双清澈的眼睛早已洞明。爱原是一座天平,这一端倾注多少真情,那一端便坠下多少沉甸甸的依恋。

今年我又接回一年级,日日面对那些初绽的嫩芽似的脸。他们说话奶声奶气,走路跌跌撞撞,却偏偏有一颗最干净的心。不出几日,我便被这群小鸟似的孩子围拢起来。他们争着递来自画的卡片、捏皱的折纸,或者一块舍不得吃的饼干。我俯身接过,如同捧起一粒粒发光的露珠。

那天清早,我正批改作业,微信里忽然跳出一条语音。点开一听,是文文那带着哭腔的声音:“老师,我好想你……什么时候才能上学呀?”这孩子才上学几天就患了腮腺炎,腮帮子肿得老大,只得在家休养。想来他是闷坏了,成日趴在窗口望学校,像只掉队的孤零零的小雁。

中午放学,我刚把队伍送到校门,忽然从树后探出个小脑袋。“老师!”文文像只小鸟扑过来,一只手在口袋里急急地掏。他母亲站在不远处微笑:“他说什么都要来找您,在家翻箱倒柜的,非要找张最新的。”

孩子终于掏出那张折得整整齐齐的纸币——簇新的十元票子,被他小手攥得发热。他仰着脸,眼睛亮得像星星,却害羞得说不出话。我蹲下来与他平视,他那还微肿的小腮帮子鼓着,让我想起杜甫那句“稚子敲针作钓钩”的天真。这张纸币在他心里,定然胜过一切玩具和零食。

“老师,给你用。”他终于小声说道。

瞬间,有什么哽在喉头。我接过那张还带着体温的纸币——这原本是最俗的东西,可在这里分明是一颗毫无保留的童心。我仔细将钱折好放回他裤袋,摸着那柔软的头发表:“老师知道你念着我,这比什么都

珍贵。”他忽地就笑了,仿佛春日破云而出的第一道光。

另一个孩子浩天,则是用画笔描摹他的世界。晨读时班长来告状,说他只顾画画不读书。我望过去,那孩子正慌张地把画纸往抽屉里塞,小脸涨得通红。

我走近时,他主动站起来,双手捧上一张画:“老师,送给你!”画上是扎马尾、穿长裙的姑娘,圆脸笑眼,裙摆飞扬。底下歪歪扭扭地写着一行字:“我的班主任亮亮老师”。在孩子笔下,每个老师都自带光芒。

童心里藏着的,原是最本真的美意。我收下画纸,也收下这份笨拙的真心。他如释重负的笑容,比任何奖励都令我动容。

这些年来,我时常觉得自己不像老师,倒像个守护苗圃的园丁。孩子们给的,哪里是纸币和画,那是整个世界的信任,是毫无保留的真心。

童心的重量,从来不以世间的度量衡来计算。那天平的两端,一端是永葆童心的温柔;另一端,则是整座春天都无可比拟的深情。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



## 改变人生的自考

□田仁海

自考,彻底改变了因多次阴差阳错、与高等教育失之交臂的我的命运。

1977年秋,国家恢复了高考。正在綦江县城郊中学读高一的我,因学习成绩还可以,被评为三好学生,符合报名条件,被学校推荐参加高考。但是,我感觉自己还差点火候,就放弃了这次机会。后来听说这次高考难度并不大,心里多少有些懊恼和沮丧。

第二年,高中毕业的我正式参加了高考,结果以36分之差名落孙山。班主任安排我参加补习班,准备来年再战。这让我心潮澎湃,于是专心复习,准备放手一搏。

正当我满怀信心准备第二次高考之时,在国营企业上班的父亲因为患病,达到了提前退休的条件。按当时的政策,家里就有了一个顶替父亲到国营企业上班的招工名额。我只得放弃补习,选择直接参加工作。

1980年,18岁的我来到松藻煤矿,当了一名采煤工人。我所在的采煤504队,是条件比较艰苦、体力消耗较大的采煤队,早、中、夜三班制轮换翻班,每天工作时长在十小时左右。工作虽艰苦,但我热情高涨,几乎都是全勤。

1985年,松藻矿务局开办了一期“政工班”,我通过考试有幸成为其中一员。学习期间,矿务局一批老职工通过自学,参加自考,并获得国家承认的大专文凭,圆了大学梦。他们的成功,顿时点燃了我心中的激情:我也要通过自考,圆我的大学梦!于是,我也报名参加自考,选择西南政法学院法律专业。

自学考试并非一帆风顺。回想那段时间,十几门课程的自考学习,我只能忙里偷闲挤出时间来完成。在矿山的每一个寂静深夜,正是我勤奋自学的最佳时间,所有学业都是靠“三更灯火五更鸡”来完成的。考试也是煎熬的。每次考试,我们几个考生在县城距考场较近处找一家小旅馆,住下后夜里在被窝里继续看书。天亮后,再去考场边找一处幽静的角落,边苦读边等待开考。

付出就有回报,报名当年,我的《政治经济学》和《哲学》两门考试成绩合格。单位领导对自考也高度重视,还出台了鼓励自考的相关政策,矿职教科专门设置了一个岗位负责自考生的事务管理工作。

足足四年的时间,我终于通过了法律专业十四门课程的考试,拿到了西南政法学院法律专业的大专毕业证书。

获得大专文凭后不久,我撰写的《不让蚁穴溃大堤》论文,获得矿领导的赏识,从而敲开了进入矿机关部门工作的大门,调到工会任干事兼秘书。自考,让我实现了从一名采掘一线工人向企业管理人员的转变。后来,我在矿办公室当过主任,在党委工作部任过部长,后任矿党委副书记、工会主席兼纪委书记,至松藻煤电公司社区副主任任上退休。

回顾几十年漫漫人生路,我感悟到,自考是一种挑战,也是一种享受,更是一种升华。它挑战着我们的自律性,同时也让我们享受了成功的喜悦,升华了格局和品质。  
(作者系松藻煤矿原工会主席)



能懂的诗

## 老师(外一首)

□谢子清

每当教师节来临  
我就会想起邱常培老师  
他像山里的一位掌灯者  
像执拗的铺路工  
更像辛勤的摆渡人  
他对52个孩子又爱又恨  
恨是恨铁不成钢  
倒过来还是爱  
于是教棍变成神鞭  
抽掉粗心大意  
抽掉骄傲自满  
抽掉顽劣调皮  
顺带抽出一位医学博士  
两位记者,五位企业家  
九位继承衣钵的乡村教师  
外加35位三观比五官正的工人  
如同放养的羊羔一只也没走丢

## 春天来了

春天来了  
无数叶片如约返青  
油菜花紧随其后  
不是一朵或者两朵  
而是三万亩齐刷刷打开自己  
完整复制浩浩荡荡的春光  
构成一场叙事温暖的开端  
邱老师搭乘三月的微风  
由北向西来看我  
看我是否学会蒲公英的本领  
在城市埋下根系  
用二十年完成嫁接  
看我是否初心如水  
依然记得出淤泥不染的誓言  
把思想擦洗得雪白如云  
我猜他最想看的  
是我放下传道授业的衣钵  
从教师队伍离家出走  
是否怀揣蜡烛的秉性  
尚未忘记给午夜送去光亮  
替寒冷接引春天  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

## 时疗

□吴定伦

从你在春天露脸的那一刻  
我就知道我病得不轻  
暖风,花香,还有鸟语  
都不是我的良药

我把时光捣碎  
敷在我受伤心灵的疤痕  
疼痛不可告人  
也许只有月下的你  
能猜到此时此刻的感受

不知不觉秋天到了  
不知道在落叶纷飞的时候  
我的枝头  
还能否留下你回眸一笑  
(作者系重庆市石柱县作协会员)